

通義堂文集

通義堂文集卷十二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唐摭言跋上篇

右唐摭言十五卷其標題云唐光化進士琅邪王定保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檢唐書宰相世系表琅邪王氏未有名定保者唯太原王氏有定保字翊聖乃起之曾孫蕘之子今書中於起直書其姓名於蕘字亦不回避則別是一人非太原之定保矣唐有兩王定保而史僅載其一此表之脫漏也今按此書言及王起者或稱

王相起

卷八云王相起長慶中再主文柄

或稱王起僕射

卷三云王起僕射再主文

柄

或稱左僕射兼太常卿王起

卷三云依前命左僕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

或竟直稱王起

卷三云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勝又云王起門生一勝二十二人卷八云會昌

四年王起

斷非曾孫稱其曾祖之詞況王播爲王起親

兄

據新舊唐書本傳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此書言王播少孤貧

卷七又言令

禮部尙書王播署榜

卷十

亦非從曾孫稱其從曾祖之

詞至於蕘字非但不回避且一則曰王蕘再則曰王蕘

並詳述薛昭緯之謔語以蕘與李系爲小人行綴

卷十

薛保遜尤肆輕佻其子昭緯頗有父風常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小儀王蕘任小賓正且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旂蕘遽請下句昭緯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聞者靡不洪晒今按

宰相世系表琅邪王氏旁枝亦有名薨者係武后時宰相  
相璿之六世族孫其人並無官爵太原王氏名薨者官  
右司員外郎摭言稱王薨任小賓唐人稱主客員外郎  
爲小賓禮部員外郎爲小儀與祠部員外郎同屬於禮  
部尚書薨蓋由主客員外郎而轉右司員外郎其官主  
客時與薛昭緯李系同列摭言所記必太原之王薨也  
尤非子稱其父之詞然則撰此書者琅邪之王定保非

太原之王定保不可牽合爲一錢氏謂唐有兩王定保  
其說是也錢氏又云其書有云從翁丞相溥攷昭宗時  
宰相有王溥字昭逸出自琅邪有王溥字德潤出自太  
原定保旣出琅邪則溥當爲溥之謫今按王溥爲相舊

唐書昭宗紀在天復三年新唐書昭宗紀在天復元年  
舊唐書昭宗紀云三年二月乙未以戶部侍郎王溥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沈氏炳震新舊唐書合鈔云新書在

元年二月拜是年二月丙子罷据新書罷相之時舊書尚未拜也然舊書元年十一月猶書戶部侍郎崔允尙命之至全忠軍若同爲宰臣允不應使之矣但舊書不書罷免歲月而哀帝卽位卽書太常卿未知罷於何時也皆在光化三年之後其時定保業已登第詳見前此

溥所歷官皆在京朝

新唐書王溥傳云擢累禮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充集賢殿直學士刑

部郎中知雜事驛拜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定保應舉時固

可接見然舊唐書不爲溥立傳其里居家世無考新唐

書宰相世系表列溥於太原大房而列傳則云失其何

所人沈氏炳震宰相世系表訂譌據此疑其未必爲太

原而世系歷歷其說甚爲有見雖表傳不出於一手列

爲宋景文所作世系表或別有所本未可竟斥其非但表爲歐陽文忠所作

溥既出自太原則與琅邪無涉

宰相世系表琅邪王氏亦有名溥者係方慶會

孫定保高祖輩非從翁也其人不但未嘗爲相抑且並無官階斷非定保所述

定保不應稱爲

從翁且溥之共高祖兄弟有名疑者官宣歙觀察使

據

相世系表及新舊唐書王疑傳

溥若果係定保從祖則疑亦係定保從

祖而此書直稱爲王疑

卷七云王疑裴瓚又云疑終宣城今按以新舊唐書王疑傳考

之疑卒於宣州唐時宣州治宣城縣亦稱宣城郡

則定保非疑之從孫可知既

非疑之從孫則亦非溥之從孫可知昭宗光化以後王

氏居相位爲定保應舉時所及見者自溥之外惟溥

唐末

之宰相尚有王鐸王徽鐸系出太原卽起之從子蕘之從叔以僖宗中和四年遇害在昭宗卽位之前四年徽系出京兆以昭宗大順元年卒在改元光化之前八年皆非琅邪之族亦非定保應舉時所及見也溥之

入相舊唐書昭宗紀在景福二年新唐書昭宗紀在乾  
甯二年皆在光化之前至其爲崔允所誣罷相貶官賜  
死則新舊唐書皆在光化三年六月卽定保登第之年  
唐代試進士皆在春間則定保登第時搏猶爲相搏與  
溥字形相近而搏又系出琅邪錢氏謂溥當爲搏其說  
亦是也錢氏又云書中稱王方慶爲七世伯祖但依表  
所列搏爲方慶八世孫而定保稱方慶七世伯祖則於  
搏不當有從翁之稱是亦可疑也今按方慶名絀以字  
行據新唐書摭言卷一云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鸞臺鳳閣  
龍石白水公時任考功員外郎下覆試十一人舊唐書王方慶

傳云起家越王府參軍永淳中累遷太僕少卿今按咸  
寧永淳皆高宗年號而咸亨在永淳之前傳不言官考  
別員外郎當據龍字乃襲字之訛白水二字乃泉字誤  
此以補其闕

分爲二石泉者封爵之號方慶之曾祖褒後周時謚石

泉康侯祖蕭隋時謚石泉明威侯

據宰相世系表今按周書北史王褒傳皆

言封石泉縣子不言進封侯爵當據此以補其闕漢時高密國有石泉縣褒等所封蓋卽此也

故方慶

受封於唐時仍襲此號其子晞亦襲石泉侯

據宰相世系表今按

舊唐書王方慶傳云封石泉公新唐書王方慶傳云曾祖褒孫備自褒至備六世封石泉云

是其明

證方慶昆弟五人其行第居四伯兄名緘字方舉仲兄

名續字方紹叔兄名績字方節季弟名緝字方操

據宰相世

系定保以七世伯祖稱方慶則其七世祖當是方操方



操有子三人長令賓次輝遠次延客

據宰相世系表令賓官商洛丞輝遠

無官延客官姑臧尉

三人之中孰爲定保六世祖則無可考矣定

保既稱方慶爲七世伯祖又稱搏爲從翁則搏必是方

慶五世孫而宰相世系表以搏爲方慶八世孫者世系

表於方慶及搏之中間誤屢三世蓋肅宗時宰相王璵

非方慶之後人亦非搏之先世

舊唐書王璵傳不言其先世及後裔沈氏考證

云此別是一王璵而方慶之六世孫或亦名璵耳搏爲方慶九世孫而其曾祖亦名璵耳非此王璵也益明矣

新書璵傳誤以爲方慶之六世孫搏之曾祖

新書搏傳云失其何

所人不言璵之會孫兩傳自相矛盾

世系表亦同其誤

據世系表自方慶至璵共得六世自

方慶至搏共得九世傳稱璵爲方慶六世孫連本身數之也養新錄稱搏爲方慶八世孫除本身數之也古人

紀祖孫世數雖亦有連本身數之者然約以除本身數之者爲正例養新錄所數是也 沈氏炳震

因三人時代相距或遠或近世數並參差不合斷爲牽

附其辨析最爲詳明

沈氏宰相世系表訂譌云案宰相表方慶萬歲通天元年入相與肅

宗乾元年入相相去僅六十三年不應遠有六世孫相也又案方慶傳光輔開元中官潞州刺史與傳開元

末爲太常博士光輔與之高祖同時而仕恐未必然且與之曾孫搏案宰相表昭宗乾甯二年入相上距與之

入相一百三十八年亦恐未必然也要之肅宗時之相乃別一王與非方慶六世孫亦非搏之曾祖其爲牽附

無疑然則與以前及與以後當必有兩世出於牽附

宰相世系

表方慶第三子儼字光輔沈氏訂譌云方慶傳作長子名光輔今按此亦世系表歧出之一端也

若除

去其牽附者則世數自相合矣錢氏謂定保稱搏從翁

爲可疑其說亦未嘗不是也惟自方慶至搏實止六世

自方慶至定保實止八世

盧氏見曾重刻摭言序云唐末有鳳閣侍郎王方慶八代

從孫定保今按自方慶至定保首尾共八世方慶爲定保七世伯祖則定保乃方慶七世從孫盧序言八代從孫蓋連定保本身數之也然與定保稱方慶之詞不合仍當言七世爲是

祇可據摭言以訂

世系表不可援世系表以改摭言耳且摭言紀王搏之

事尙不止此一處卷八云王侗丞相魯公損之子侗及

第翌日損登庸王侗過堂別見今按新唐書宰相世系

表王氏宰相十三人無名損者而琅邪王氏有名損者

字中禮並無官階其父名苒與搏爲從兄弟乃搏之從

姪也有名侗者字垂光官鄆尉直宏文館卽搏之子損

之再從兄弟也

或謂搏損二字偏旁皆從手疑損乃搏之從兄弟侗之從伯叔然無它文可證

今姑從世系表據此則據言損字必是搏字之訛其上文云崔

昭矩大順中裴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而王

侗之事卽彙敘於下則侗之登科後於昭矩可知按新

唐書昭宗紀昭緯之入相在大順二年正月舊唐昭宗紀在大順

元年十二月非試進士之時通鑑在

二年正月庚申與新書合當從之搏之入相在乾甯

二年三月舊唐書昭宗紀在景福二年十一月較新紀

是也均在春間試進士之時據言卷八云天復元年時

喜甚今按昭宗反正在是年正月朔昭緯登庸先於搏四年則昭矩登科

亦先於侗四年以證據言所述之次第正相符合則損

當作搏無疑搏之名兩見於據言而一誤爲溥一誤爲

損皆偏旁形似之譏耳搏之封魯公見於新唐書本傳  
定保稱搏爲丞相魯公乃尊其從祖之詞而於倜則不  
稱官階似非所以尊其從叔當是王倜之上本有官階  
而傳寫者脫去蓋崔昭緯不稱爵位而王搏稱爵位者  
尊搏而異其詞也崔昭矩不稱官階而王倜稱官階者  
尊倜而異其詞也試思定保言及從叔渙稱其官階曰  
南海記室

見據言卷  
三散序門

倜與渙同是從叔於渙旣稱其官

階則於倜亦必稱其官階此稱謂之常例也否則不獨  
書法未能畫一亦非待從叔之禮矣定保又言大順中

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

見據言卷三慈恩寺題  
名遊賞賦詠雜紀門

此王

渙另是一人非定保之從叔蓋南海記室係幕職而考  
功員外爲朝官其高下重輕迥相懸隔定保言及從叔  
渙列於己所諮訪前達之中凡所稱前達皆舉其所歷  
至高之秩如顏薨先官中書舍人後官給事中而據言

稱爲顏夕拜

詳見中篇

良以給事班在舍人之上耳

據舊唐書職官

志及通典四十一給事中與中書舍人皆係正五品上階而舍人在給事之下若定保之從叔

渙曾官考功員外不應僅稱南海記室然則唐時不止  
一王渙爲南海記室者一人乃定保之從叔也爲考功  
員外者又一人非定保之同宗也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太原王氏第二房有名渙者但言字羣吉不言居何官

則非爲考功員外之王渙也琅邪王氏方慶之從曾孫  
有名渙者係定保族高祖而非從叔亦不言居何官則  
非爲南海記室之王渙也定保同宗名渙者二人論其  
行輩一爲族曾祖一爲族曾孫而彼此同名者蓋凡族

大人眾散處四方者每至數世不相往來故命名有時

而誤複卽以琅邪王氏而論名汶者二人一爲殿中少監係方慶族

曾孫一無官族兄弟之同名者二人名邁者二人一官

刺史係方慶元孫一官族叔族姪之同名者二人名澄者

黃巖令係方慶從來孫族祖族孫之同名者也

二人洋州刺史係方慶曾孫一官族祖族孫之同名者也

名擢者二人從孫一係方慶來孫族曾祖族曾孫之

同名者也名綱者二人

一官臨洛丞係方慶族孫  
一無官係方慶從弟孫

族高

祖族元孫之同名者也然則兩王渙皆與定保同宗亦事所常有而無足深訝者矣定保自言京師有舊第在

太平里

詳見中篇

今以長安志

卷九

所記唐京城考之太平坊

係朱雀街西第二街在皇城南面含光門外此坊內王氏之第有二一爲御史大夫王鎡宅一爲戶部尙書王

源中宅鎡係太原王氏乃方翼之孫非定保之同宗

唐舊

書王鎡傳云太原祁人也祖方翼爲時名將新唐書王方翼傳云并州祁人今按太原屬并州新書之并州卽舊書之太原也天寶間已被族誅籍沒

舊唐書王鎡傳云經五十年而鎡至赤族新唐書

王鎡傳云有司籍第舍數日不能徧長安志云天寶中鎡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鎡太平坊宅

源中係



瑯邪王氏乃方慶之元孫卽定保之從曾祖

據新唐書宰相世系

表開成間猶居方鎮尊榮

舊唐書文宗紀云太和九年十二月丙子以刑部尚書王

源中爲天平軍節度使開成三年十一月乙丑天平軍節度使王源中卒新唐書王源中傳云入拜刑部侍郎未幾領天平節度使開成三年卒贈尚書右僕射今按新舊書皆不言曾官戶部尚書長安志紀源中之官階稱戶部尚書者疑節度天平時所晉之秩也然則定保所言太平里舊第必

是源中之宅而非鋌之宅矣況此書曾言源中與昆季

雍睦卽係太平里第之事

卷十五云王源中文宗時爲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

季蹴踘于太平里第球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樽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酒兩盤每盤貯十金梳每梳容一升許宣令并梳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今按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源中昆季七人其行次第二長兄名暹三弟名敬元四弟名逢元五弟名迪六弟名適七弟名高尤

其明證惟源中既係定保從曾祖不應直稱爲王源中

意者其上下尙有闕文

或稱其生前之官則曰尙書或稱其追贈之官則曰僕射猶

之述其從叔王侗之事本有官階而傳寫者脫去耳此

書言定保家諱者凡二處其一條云王大夫廉問浙東

自注云名與定保家諱下一字同今考此條上下文記

方干謁王大夫之事

卷十二云方干桐廬人也王大夫廉問浙東干造之連跪三拜因號

方三拜王公將薦之於朝請吳子華爲表章無何公遘疾而卒事不諧矣

證以新舊唐書及

北夢瑣言王大夫名龜

北夢瑣言卷六云詩人方干王龜大夫重之既延入內乃連下

兩拜亞相安詳以答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舊唐書王龜傳云咸通十四年轉越州刺史御史

大夫浙東團練觀察使山越攻郡爲賊所害贈工部尙書新唐書王龜傳云徙浙東觀察使卒贈工部尙書今

按唐人稱觀察使爲廉問王龜官浙東觀察使兼御史大夫故摭言有王大夫廉問浙東之語瑣言紀方三拜事與摭言合其以王大夫爲王龜與新舊唐書合則摭言所謂王大夫必是王龜無疑新唐書但言龜卒不言爲賊所害與摭言遺疾而卒之語

相符合舊唐書所言蓋傳聞之誤

系出太原乃起之子

薨之父據新舊唐書本傳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卽太原王定保之祖而其

名與琅邪王定保家諱下一字同此書係琅邪王定保所作非太原王定保所作故不稱之爲祖而稱之爲王大夫惟不書其名以避家諱他如言及劉崇龜之事不

書其名而稱其字曰子長亦以避家諱也

卷十一云文德中劉子長

出鎮浙西行次江西卷十二云顧雲在江淮遇高逢休諫議時劉子長僕射清名雅譽充塞搢紳其弟崇望復在中書雲以逢休與子長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今按新唐書劉崇望傳云兄崇龜字子長摭言書崇望之名

而不書崇龜之名者。若夫言及沅江龜甲者龜字乃龜

以龜字爲家諱也。

字之訛。卷十二云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希矣。今

按廣事類賦卷三十九龜賦云九其肋自注引

摭言此條龜作鼈格致鏡源卷九十四鼈類引摭言

亦作鼈水族加恩簿鼈有九肋君之稱是其明證。言

及銀龜噴香者龜字疑猊字或獸字之訛。卷九云秦韜

行云銀龜噴香挽不斷。不得沿襲謬誤而謂龜字非定保之家諱

也。其一條云盧大郎補闕自注云盧名上字與僕家諱

同。下字曰暉。今考此條下文盧補闕係晚唐時人。卷四

大郎補闕咸通十一年初舉廣明庚子歲遇大寇犯闕

竄身南服自是籠鍾場屋復十許歲大順中方爲宏農

公所擢卒。徧檢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盧氏有單名暉者

於右衮。官魏州刺史。

其兄名昭名陳其弟名陵皆係單名有名元暉者字子餘並

無官階皆與此條不合且摭言不避元字

卷一云開耀二年劉思元

下五十一人卷五云如龍職于野其血元黃卷六云莫

若舉前倉部員外郎吳太元爲洛陽令卷十二云若在

鈞天如不得牽合附會而謂元字爲定保之家諱也至

臨元圃

於僖宗乾符間有蔚州刺史王龜範

舊唐書僖宗紀云乾符三年六月敕

福建觀察使李播荆州刺史楊權

雖與定保時代相接

古蔚州刺史王龜範等並宜停任

然定保之家諱龜字係下一字非上一字且摭言不避

範字

卷三云團司先於光範門裏東廊供帳又云韋昭範先輩登第

則其人另是一家

與定保固無涉矣考古人之世系者信以傳信亦疑以

傳疑庶不蹈虛妄之弊也夫

唐摭言跋中篇

南唐後主癸酉歲鄉貢進士何晦撰唐摭言十五卷

直齋

書錄解題云鄉貢進士何晦撰其序言太歲癸酉下第於金陵鳳臺旅舍癸酉者開寶六年也時江南獨未下晦蓋其國人歟今按宋太祖開寶六年南唐後主在位第十三年也是時南唐奉宋之正朔而士大夫恥用宋之年號往往但書甲子屢見於金石文字此序亦其例也其成書後於王定保五十

六年惜久佚不傳無以知其體裁之同異晦之事跡亦

不見於它書所幸定保之本末始終散見於摭言及它

書者猶可得其大畧也今考通鑑以定保爲南昌人

卷二

百八十二蓋定保自稱琅琊特標其族望而實則王氏自東

晉以後卽僑居金陵後周以來又徙居關內

舊唐書王方慶傳云

雍州咸陽人也周少司空石泉公褒之曾孫也其先自瑯琊南度居於丹陽爲江左冠族褒北徙入關始家咸

陽故長安太平里有先世舊第定保生於懿宗咸通十

一年當其時已寄居南昌

撫言卷三云定保生於咸通庚寅歲時屬南蠻騷動諸道

徵兵自是聯翩寇亂中土雖舊第太平里而跡未嘗達京師今按庚寅係咸通十一年以通鑑及新舊唐書考之是歲南詔蠻寇成都連年征戍南昌係洪州附郭之

邑洪州卽豫章郡乃江南西道節度治所撫袁吉虔饒

江等州皆其屬郡

據新舊唐書地理志及新唐書方鎮表

廬山亦在其境

內今觀撫言所述有言江西者

卷二云永樂崔侍中廉問江西又云符載後佐

李騰爲江西副使卷十云劉魯風江西投謁所知又云胡汾與李騰舊交騰廉問江西弓旌不至又云李常侍

騰廉察江西時與放鄉里之役又云崔安潛侍郎廉問江西卷十一云劉子長行次江西時陸威亦寓於此

有言洪州者

卷八云施肩吾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慕其真風高蹈於此

言豫章者

卷十云中和未豫章大亂又云繆烏雲開成

來鶴豫章人也又云閱廷言豫章人也卷十一云劉軻

少爲僧止于豫章高安縣南果園今按新舊唐書地理

志高安屬洪州豫章郡武德有言南昌者卷五云王勃

問會置筠州筠川卽筠州也

都督閻公不之信專令人伺其下筆報云南昌有言撫

故郡洪都新府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

州者卷二云李相回竟坐貶撫州司馬卷十云湯箕天

卽撫有言袁州者卷三云盧肇袁州宜春人與同郡黃

州也

春人卷十云陳象袁州新喻人也卷十二云有言吉州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

者卷二云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南有言虔州者卷八

解試卷十云陳岳吉州廬陵人也

輻虔州南康人也卷十二云有言饒州者卷十云乾符

崔櫓酒後失虔州陸郎中

陽今按新唐書僖宗紀云乾符五年二月王仙有言江

芝伏誅其將王重隱陷饒州刺史顏標死之

通集十二

士求恕齋



州者

卷二云會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又云時李相已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卷十四云侍郎錢徽下

三十三人

重試落第十人徽貶江州刺史有言廬山者

今按新舊唐書地理志江州本九江郡

卷二云合泥李郎中羣始與楊衡符載等同隱廬山卷八云胡玢嘗隱廬山卷十一云劉軻復求黃老之術隱

於廬山綜核全書紀載故實最多者莫若江南西道誠以

久居其地不啻桑梓之鄉故敘次較宅道爲特詳耳觀

於自記廬山禱夢則其應舉於江南西道有明徵矣卷八

云予次匡廬其夕遙祝九天使者俄夢朱衣道人長丈餘特以青灰落衣襟弄弄然常自謂魚透龍門凡三經

復透矣私心常慮舉事司轅既三舉矣江南西道唐末

欲罷不能於是四舉有司遂僥忝矣

屬於鍾傳定保登進士第之年正傳爲節度使之日新據

唐書及通鑑中和二年傳得洪州天祐三年傳卒首尾

二十五年定保以光化三年登第其時傳之據銀已十

九年其鄉舉必傳所薦送故此書於傳之幕僚既臚列

其姓名復備舉其學術卷十云陳象爲文有西漢風骨

章以羔雁聘之累遷行軍司馬御史大夫又云湯箕晚

佐江西鍾傳傳女適江夏杜洪之子時及昏暝有人走

乞障車文箕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待製既而四

本俱成又云陳岳晚年從豫章鍾傳退居南郭以墳典

自娛因之博覽羣籍光化中執政而當日鄉貢會餞之

議以蒲帛徵傳聞之復辟爲從事而當曰鄉貢會餞之

盛尤能娓娓言之卷二云國朝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

郡國率不以貢士爲意江西鍾傳令公起於義聚奄有

疆土充庭述職爲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爲急務

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求貢於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

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於治平行鄉飲之禮常率

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率

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

萬垂三十年此志未嘗稍怠時舉子有以公卿蓋感其  
闕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者歲常不下數輩  
通集十二  
三求恕齋

禮待之優隆故樂爲稱道也定保自稱光化進士而其

登第在光化幾年則書中未曾言及直齋書錄解題云

定保光化三年進士蓋唐時登科記宋末猶存新唐書藝文志

有崔氏唐顯慶登科記五卷姚康科第錄十六卷李亦

唐登科記二卷郡齋讀書志有樂史登科記三十卷

唐武德訖天祐末直齋書錄解題有洪适唐登科記十

五卷困學紀聞卷十七云韓文公歐陽生哀辭閩人舉

進士由詹始史因之黃璞比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

之林藻攷之登科記信然是王伯厚猶及見其書也故

陳氏得以知定保登第之年也盧氏見曾重刻摭言序

云定保光化二年進士此語卽本於陳氏二字則三字

之訛耳今按定保自述云恩門右省李常侍渥見摭言卷三

按孫棨北里志云亂離前兩日與進士李文遠渭渥之弟今改名潛其時初舉乘醉同詣之據棨之自序其書

成於傳宗中和四年所言亂離之事指廣明元年黃巢陷京師而言是歲定保年已十一時代正相符合摭言所言李常侍滯疑即文遠之兄也北里志又云今左史劉郊文崇及第年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爲酒糾深之疑即渥之字惜無他書可

右省謂中書省

通鑑卷二十一云散騎常侍左

屬門下右

恩門猶言恩地指登第時座主而言

摭言卷三記王

起門生裴翻和周堦賀起詩云恩門三啟動寰瀛此恩門即座主之證北夢瑣言卷三云進士馮涓登第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摭言卷四列與恩地舊交一門皆係門生與座主素識者此恩地即座主之證北夢瑣言卷八云唐相國裴公坦太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業未精辭歸鄆縣別墅歲時恩地唯啟狀而已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蓋光化三年主禮章此恩門與恩地爲座主通稱之證

部試者即李渥也至於光化二年之主試乃趙光逢亦

見於摭言

卷十五云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

若是定保座主則無容

不書其官而但書其名且恩門之稱亦不應捨光逢而

屬之渥矣定保自述其同年有盧延讓楊贊圖崔籍若

卷三云其大同年盧十三延讓楊五贊圖籍若何年登

十一贊圖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許人贊圖籍若何年登

第未見明文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三載黃滔與楊狀頭

指蹤傳授感恩悚謝之語今考滔係乾甯二年進士光

化中除四門博士其登第在定保之前與啟之楊贊圖

當另是一人非而延讓之登第在光化三年庶言中實

定保之同年也有顯證見卷六則定保之登第亦在是年可知若夫光化

二年之狀元係盧文煥庶言但言其與柳璨同年卷三

云盧

文煥光化二年狀元及第願以宴醪為急務同年皆患

貧無以致之文煥命團司牽驢時柳璨告文煥以驢從

非已有文煥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璨甚銜之居四年

璨登庸文煥憂戚日加今按據舊唐書昭宗紀天祐三

年十二月丙申殺崔允次年正月丁酉朔柳璨爲相而  
璨傳則云允死之日既夕璨自內出前驅傳呼相公來  
人未見制敕莫測所以新唐書璨傳亦云崔允死昭宗  
密許璨宰相明日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蓋昭宗以天祐三年十二月丙申晦面許璨爲相次年  
正月丁酉朔乃宣制耳自光化二年至天祐三年正合  
四年而不言與已同年則定保非光化二年進士明矣

定保所舉諮訪之前達有丞相吳郡公辰顏夕拜

見

言卷五原文尙有翰林侍郎濮陽公融卽定保之外舅吳融也說詳下篇辰卽陸辰曾封吳

郡公據舊唐書昭宗紀顏北夢瑣言卷六云顏給事

新舊唐書陸辰傳顏通典卷二十一云後

於湖外漢併爲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今按據

給事中與給事黃門侍郎官名相類故借用此稱也

舊唐書昭宗紀辰以光化二年正月復相堯以光化三

年八月由知制誥爲中書舍人。是定保登第之時。正展

蕘在朝之日。故得以從容諮訪。而附載其事跡於摭言

也。卷八記展自定狀元。卷九記蕘不與樊某官十卷定

保登第之初。爲容管巡官。據新五代史唐末置甯遠軍

於容管。以龐巨昭爲節度使。通鑑卷二百六十七云甯

禦使劉昌魯皆唐官也。黃巢之寇嶺南也。巨昭爲容管

觀察使。帥羣蠻據險以拒之。巢眾不敢入境。唐嘉其功

置甯遠軍於容州。以巨昭爲節度使。胡注云。按通鑑唐

昭宗乾甯四年。置甯遠軍於容州。以李克用大將蓋寓

領節度使。考之新書。方鎮表。容州置節鎮。亦在是年。龐巨昭建節。當在是年之後。至梁開平四

年。巨昭畏劉隱之逼。請自歸於楚。馬殷遣其將姚彥章

代守容管。次年容管爲劉巖所取。據通鑑卷二百六十七二百六十八定

保蓋始爲巨昭巡官秩滿後避亂不還客游廣州遂與

同時士人並爲隱辟置幕府待以賓禮新五代史南漢

朝人士以橫外最遠可以辟地多游焉或當時仕宦遭

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

洞濬趙光裔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

學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

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唐司農少卿因避

亂往隱亦客之洞潛初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嘗

師事之後以爲節度副使今按定保始爲容管巡官與

洞潛始爲邕管巡官正同洞潛以秩滿客南海則定保

當亦以秩滿客南海蓋中原大亂秩滿後不復能歸故

寄跡於隱之幕府其時容管尙未屬於隱也又按李衡

卽李殷衡與趙光裔同奉使者宋人據言內有容管之

避宣祖諱剛去殷字耳詳見下文

事卷八記戴叔倫貞元中罷容管都督是其在容管幕

府時所記也有廣南廣州南海之事卷四記鄭綱嶺南



廣南幕職卷九記鄭續鎮南海卷十記鄭愚鎮南海今按新舊

唐書地理志南海縣係廣州附郭之邑

廣州本南海郡乃嶺南東道節度治所

記韶陽曲江人何澤又記曲江人李端今按新舊唐書

地理志曲江為韶州附郭之邑又按新五代史何澤傳

言澤父鼎為容管經畧使與撫言合

其以澤為廣州人則敘述之誤也

有循州之事卷九

見鄭隱州有連州之事卷九記連州

廣韶循連皆嶺南

節度巡屬是其在嶺南幕府時所記也有湖南長沙湘

南之事卷十記長沙人李濤又記湖南人周緘又記湘

湖南卷十一記長沙王璘日試萬言卷十二記崔詹事

觀察湖南卷十三記杜蘊廉問長沙又記湖南王璘與

李羣玉聯句今按新舊唐書地理志長沙為潭州附郭

之邑潭州一名長沙郡據新唐書方鎮表潭州乃湖南

觀察使有荆南之事卷四記劉崐以荆南解及第卷六

治所記盧延讓薄遊荆渚卷十記盧汪

家荆南塔橋又記來鶴避地遊荆襄卷十二記崔魏公  
在荆南卷十三記白中令鎮荆南卷十五記李石鎮荆  
今按新唐書方鎮表

荆南簡度使治荊州定保由江西至長安由長安至容  
管皆可出於荆南湖南之途是其往來道路時所記也

嶺南幕中自劉隱時卽喜用衣冠之胄

通鑑卷二百六十七云梁開平

二年十月辛酉以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光裔光

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胡注云史言

羣雄割據各收拾衣冠之胄以爲用

至劉巖襲位所

延士人尤多

通鑑卷二百六十八云梁乾化元年五月甲辰以清海留後劉巖爲節度使巖多延

中國士人

及建國稱尊咸登諸顯位其爲宰相者如趙

通鑑卷二百七十八

光裔楊洞潛李殷衡倪曙劉濬等人

云梁貞明三年八月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卽皇帝位於番禺以梁使趙

光裔爲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侍郎節度

判官李殷衡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卷二百七十一  
云梁龍德元年漢以尙書左丞倪曙同平章事卷二百  
八十云晉天福元年漢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  
即劉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濬崇望之子也大都與

定保先爲同幕而後爲同朝故摭言書中或紀其本身

卷二記唐乾符四年京兆等第倪曙名在第六今按自  
是年至梁龍德元年曙爲南漢宰相之歲計四十四年  
唐時京兆等第惟是年十人之名獨見於摭言蓋卽曙  
述之以告定保也卷十五記韋承貽策試夜紀長句自  
注云光化初幾爲圯墜者有所廢楊洞見而勉之遂留  
之如故今按光化初正定保應試之時楊洞疑卽楊洞  
潛傳寫者脫去潛字蓋定保紀承貽之詩於或紀其先  
摭言洞潛因自述其事以告遂增加此注耳或紀其先  
祖卷三記會昌三年贊皇公爲上相卷七記李太尉德  
裕頗爲寒進開路今按據新舊唐書通鑑贊皇公卽  
李德裕乃殷或紀其父與伯父卷十一記劉子長卷十  
衡之祖也或紀其父與伯父卷十一記劉子長及其弟崇  
望今按崇望濬之父也子長或紀其伯父與弟昆卷三  
濬之伯父崇龜也詳上篇

光允自補袞拜小僕卷九記趙隲主文黜郭薰卷十二  
記趙隲擢韓袞狀元卷十三記趙隲試題爲王者被袞  
以象天賦卷十五記趙光逢爲相今按據新唐書趙隱  
傳隲爲隱之兄光逢光裔光允皆隱之子是隲乃光裔  
之伯父光逢乃光裔之兄光允乃光裔之弟也又按卷  
十記追贈不及第人有趙光遠云丞相隱弟子是亦光  
裔之從昆弟也蓋僚友讌談各述其家世舊聞及身所經歷者  
以相告語而定保遂敘次之以載於已書也當書成之

時劉巖猶未建國故書中不避巖字卷九卷十一並言路巖卷十記姚巖

僕卷十一載任華上巖亦不避巖兄隱之名卷二卷九卷十卷十一

大夫箋云僕隱居巖壑二皆言羅隱卷九言鄭隱卷十言趙隱卷八又立及第

後隱居一門其他言隱居者尤多今據巖之割據嶺南  
實承隱舊業故追尊隱爲烈宗襄皇帝與祖父並並不

列稱爲三廟則南漢建國之後隱字亦當避矣並不

避巖父謙之名卷三卷九皆記裴思謙卷五載皇甫巖  
與李生第二書其中疊用謙字大求恕齋

之建國在梁貞明三年八月則摭言必成於是月之前

書中言及趙光逢再相之事

卷十五云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七表乞骸守

司空致仕居二年今考光逢再相在梁貞明二年八月

通鑑

年復徵拜上相卷二百六十七云梁開平三年九月辛亥以太常卿趙

光逢為中書侍郎工部侍郎杜曉為戶部侍郎並同平

章事此初為相也卷二百六十九云貞明元年三月丁

卯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為太子太

保致仕此初罷相也又云貞明二年八月丁酉以太子

太保致仕趙光逢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此再

為相也卷二百七十七云貞明四年四月司空兼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趙光逢告老已已以司徒致仕此再罷相

也今按新舊五代史所紀則摭言必成於是月之後

年歲月日均與通鑑相同則摭言謂其守司空致仕

以太子太保致仕復起為司空摭言謂其守司空致仕

者嶺南去洛陽甚遠傳聞之誤也光逢再罷相在南漢

建國之後摭言書已行世故但由是推之成書必在貞

言其再為相未言其再致仕也

明二年九月以後三年七月以前故定保雖久仕南漢

之朝而撫言中絕無建國之事也新五代史言定保為

巖所憚詳見下篇又言定保曾作南宮七奇賦南漢劉龔世家云乾亨八年

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而不言終於何官通鑑言定保由

甯遠節度使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未踰年而卒其

事在晉天福五年即南漢大有十三年通鑑卷二百八十二云晉天福

五年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甯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

而其行事則槩未敘及夫定保相南漢日淺固不及有

所設施而其生平最恨宦官凡結納中貴者必備記姓

名於撫言以昭炯戒卷九敕賜及第門言秦韜玉依附田令孜惡得及第門言裴思謙依

附仇士良于稅黃郁李端依附田令致芳林十哲門言  
沈雲翔等交通中貴芳林門名由此入內故也誤掇惡  
名門言華京與大梁監軍相揖則其秉鈞當軸必能裁  
楊篆受淮南監軍李全貴之衣則其秉鈞當軸必能裁  
抑闕豎之權據言卷十言劉蕡指斥貴幸不顧忌諱有  
屈於一時竟垂裕於千載者蕡得之矣觀於此則南漢  
定保欽慕於蕡甚切蓋指斥貴幸先後有同心也

高祖之末猜忌士人而專任宦官當在定保歿後通鑑

卷二百八十三云晉天福七年四月漢高祖寢疾丁丑

殂高祖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官

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今按晉天福七年卽南漢大有

十五年距定保之卒二年所謂末年當卽在此二年中

也蓋藩府之舊人已盡新進者非其所倚信故爾通鑑

百八十二云晉天福四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

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

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尙書左丞損爲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今按晉天福四年卽南漢大有十二年在定保入相

前一年光裔卒而損相損卒而定保相正相連接又按  
新五代史南漢世家言光裔常怏怏思歸龔乃習爲光  
裔手書遣使問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  
至光裔驚喜爲盡心焉據此則龔蓋以光裔爲藩府舊  
人深所倚信故既歿之後復相其子也定保亦藩府舊  
人且爲龔夙所敬憚則其爲相自當在倚信之列不至  
若新進者假令定保尙在未始不可以挽回惜乎甫執  
之見猜矣

政而遽亡相業不傳於後也定保爲相較同幕諸人最

遲較趙光裔楊洞潛李殷衡遲二十三年較倪曙遲十九年較劉濬遲四年且趙光裔與定

保同僚而其子損爲相亦先於定保疑因南漢高祖夙

憚定保直言故使出鎮容州甯遠軍節度唐時治容州南漢沿襲其制卽定保初

仕爲容管巡至年逾七旬始召之入相定保生於唐咸通庚寅卒於南

官之地也漢大有庚子特書闕有間無由得其詳耳若夫南漢未



建國時定保已居廣南幕府而入幕以後未聞遷改職  
名蓋彼時嶺南聽命於梁定保不受梁官故尙稱唐職  
猶之羅昭諫在吳越幕府不肯屈節於梁也

詳見此雖下篇

史傳未著明文而論世可以知人所當曲會其出處之  
微意矣雖南漢建國以後定保改受新命之官較諸昭  
諫之終爲唐人

困學紀聞卷十八云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

亦可未可同年而語然南漢非唐之讐國定保亦非唐  
之達官君子律已貴嚴而論人貴恕與人爲善者何必  
更加責備之詞哉

唐撫言跋下篇

王定保之唐摭言流傳已久論者多謂定保爲浮華之士摭言爲瑣細之書然夷考定保之立身細釋摭言之用意參稽唐末之士習人情覺摭言固有資於法戒之書定保亦有補於風教之士未可指其瑣細日以浮華

也何則唐末進士罕能諳練典章

摭言卷十五云奈何近世薄徒以含毫

墨爲末事泊乎評品是非遊較今古竟不能措一辭發一論者能無愧於心乎

而定保則出自

世族清門多聞舊事於貢舉之法度尤所究心

摭言卷三云故

治平盛事罕得博聞然以樂聞科第之美嘗諮訪於前達間時蒙言及京華故事靡不錄之於心退則編之於簡策其編輯此書能溯古制以尋原始  
卷一云周禮鄉大夫三年舉賢者貢于王庭漢革秦亂講求典禮繇是天下上計集于大司徒府又云鄉貢里選盛於中古乎今之解送則古之上

計也兩漢之制蓋

故國學之隆替

卷一云開元以前進

本乎周禮者也

為恥爾後物態澆漓

士不由兩監者深以

利市莫不去實務華棄本逐末故天寶十二載赦天下

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

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奈何人心既去雖拘之以

法猶不能勝矧或執大政者不常其人心所立既非自我

則所守亦不堅矣繇是貞元十年已來殆絕於兩監矣

鄉貢之重輕

卷一云有唐貞觀已前兩監之外亦頗重

生而已爾後

郡府學生然其時亦由鄉里所升直補監

名就貢而已景雲之前鄉貢歲二三千人蓋用古之鄉

貢也爾來鄉貢漸廣率多寄應者大厯中楊緒疏

請復舊章貴全乎實尋亦寢於公族垂空言而已廣文

生名次之後先

卷一云始其春官氏擢廣文生者名第

以爲末第大順二年孔魯公在相位思矯其弊故特置

吳仁璧於蔣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職及第者復循常

而京兆府等第之得失卷二云神州解送自開元天寶

已京兆府等第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

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暨威通乾符則爲形勢  
吞嚼臨制貞實之士不復齒所以廢置不定職此之由  
莫不臚陳積弊慨念盛時此其識力之高可知也唐末

進士罕能講習藝文而定保則篤志沈潛勤學好問言

卷五云近世浮薄率皆貴彼生知恥乎下學質疑問禮  
者先懷愧色探微蹟奧者翻汨沈流風教頹圯莫甚於

此書所述於經史則推重陳岳商較前史得失尤長

於班史之業評三傳是非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約大  
唐實錄撰聖紀一百二十卷以所爲述作號陳子正言

十五於對策則推重劉賈卷十云時劉賈對策萬餘字

大於詩則推重太白少陵卷四載杜工部贈鄭虔詩二

義其一章詠虔也卷七云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因以  
所業贊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

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卷十二載杜工部莫  
相疑行及獻韋右丞詩卷十三云開元中李翰林應詔

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白於文則推重韓柳李張  
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  
皇甫卷四云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張籍皆升朝籍北  
子學文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人黃顛師愈爲文  
亦振大名卷六云韓文公皇甫湜貞元中名價籍甚亦  
一代之龍門也卷十云來鶴師韓柳爲文閱廷言文格  
高絕與來鶴齊名卷十一云劉軻文章與韓柳齊名今  
按定保服鷹諸公之文故書中所引甚多有備記其全  
篇者如卷二錄習之與弟正辭書卷四錄昌黎瘞硯文  
習之與陸修書特正答李生第一書第二書卷八錄習  
之薦所已知於徐州張僕射書卷五錄習之上揚中丞書  
感知已賦序是也有約舉其大概者如卷四載昌黎與  
崔羣書卷五載昌黎答張籍書文昌上昌黎書卷十二  
載昌黎王適墓誌卷十五載昌黎歐陽詹哀辭序是也  
有摘敘其字句者如卷十述昌黎孟東野墓誌卷十三  
述昌黎李元賓墓銘是也有特標其題目者如卷五言  
昌黎毛穎傳卷八言昌黎與陸修書卷十言昌黎諱辨  
卷十五言李習之歐陽詹傳  
是也惟柳州文未曾引耳  
夙昔趨嚮者知所折衷故

其引孟子逸文以明遇合

卷三引孟子言遇不遇命也

引春秋音讀

以著切磋

卷五云大居守李相讀春秋誤呼叔孫婣小吏因委曲言之公大慙愧命小吏受北面之

禮號爲

一字師引唐實錄以誌由來

卷一云按實錄西監隋制東監龍朔元年所置卷三

云曲江遊賞

雖云自神龍以來然盛於開元之末何以

知之案實錄天寶元年救以太子太師蕭嵩私廟逼近

曲江因上表請移他處救令將士爲嵩營造嵩上表謝

救批云卿立廟之時此地閑僻今傍江脩築舉國勝遊

與卿思之深避喧雜引國史補以徵遷革

卷一云元和

事資改作遂命官司引國史補以徵遷革

李肇撰國史補其畧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其風俗繫

於先達其制置存於有司又云李肇舍人撰國史補亦

云天寶中袁咸用劉長卿分爲朋頭是時常重兩監卷

三云案李肇舍人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爲下第舉人

其筵席簡率爾來漸加侈靡皆爲上引登科記以知訛

列所據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矣

誤卷十云韋莊奏請道贈不及第人李甘字獻鼎長引

獨孤氏文以證襲沿

卷一云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獨孤及撰河南府法曹參軍張從師

墓誌云從師祖損之

實能博採羣書言皆有據此其學

術之窳可知也唐末進士罕能砥礪脩途而定保則志

在端已直躬先德行而後文學

摭言卷三云科第之設擢士眾矣知其美之所

美者在乎端已直躬守而勿失味其美之所美者在乎  
食名巧宦得之爲榮卷四云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  
子之四科行在其先卷十五云有德者未必  
無文其上也文不勝德其次也德不勝文此書名爲

記科舉雜事而實隱寓規勸之詞故奢侈者必諷之

卷三

云咸通中進士及第車服侈靡之極稍不中式則重加  
罰金又云矧諸尋芳逐勝結友定交競車服之鮮華騁

杯盤之意氣沽激價譽比周行藏  
輕薄者必誠之卷十

始膠漆於羣強終短長於逐末  
輕薄之徒終喪厥德旅葬之戒人子其惟慎諸又云苟  
心實相遠則服之不衷身之災沈酗之失聖人所戒其

如名好奔競者必警之

卷三云奈何昧道由徑未旋踵而身名俱泯又何科第之底乎

教九云是知瓜李之嫌蕙苴之諛斯不可忘崔公脅制仁者所不爲也又云善惡蔽於反已得失倖於尤人豈

不驟達終危

受屈抑者必稱之

卷十所紀皆高才不遇之士故其論云邪曲而

雖榮寔辱得不得若正直而失又云工拙由人

舉子多怨尤者則婉

言以導之

卷二云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反之於已何得喪之不常望之於人則愛憎之

競作卷八云臨深履薄歧路紛如得之則恃已所長失之則尤人不盡干祿之子能不慎諸卷十云小人之懦

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已

主司被謗議者則平心以論

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之卷十三云飛書毀謗自古有之言之公足以改過不

子之稱臧倉

而於士大夫之行誼足以爲法者尤好極

力闡揚

卷四有節操一門其論云矧乃五常者總之於仁百慮者試之於利禍福不能迴至德貧富不



能窺至仁又何窮達之異致矣又有師友氣義兩門其  
贊云孰以顯廉臨財不苟孰以定交宏道則久窮乃益  
堅達以胡有君子 卽下至僕隸之微有一善可書者亦  
行之小人則否

不欲任其湮沒

卷十五有賢僕夫一門其論云其有跡  
處卑隸而行同君子者苟遺而不書則

取舍之道賤賢而貴愚  
忠孝之本先華而後實

此其性情之厚可知也唐末進

士罕能繫念舊君

如羅袞駁昭宗論議杜  
苟鶴甘心媚梁之類

而定保則倦

惓然有故國之思當撫言告成之歲唐亡已及十載猶

以唐進士署其標題書中言國朝者卽指唐代

卷一云  
國朝舊

式天下貢士十一月一日起朝見長壽二年云云建中  
元年云云今按長壽係武后年號建中係德宗年號則

所謂國朝舊式者  
卽唐代之故事也

且有徑言我唐者

卷一云我唐沿隋  
法漢始自武德辛

巳歲四月一日敕諸州學士每年十  
月隨物入貢斯我唐貢士之始也

於唐代諸君仍稱

之曰文皇帝

卷一云蓋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贊神授

高

宗皇帝

卷七云李義琛與弟義琰從弟上德

武宗皇帝

卷十一云賈島又嘗遇

大中皇帝

卷十五云白樂天去

之

昭宗皇帝

卷七云昭宗皇帝

且也言及懿宗則曰聖

顏

卷九云咸通中降聖之辰聖顏

言及僖宗則曰大駕

大悅今按咸通乃懿宗年號

凡此書法皆臣子

紀述君父之詞則其乃心唐室而義不附梁實與羅昭

諫不謀而合

卷二云羅隱負冤於丹桂卷十載羅隱光

特賜羅隱科名錄升三級之奏蓋定

故書中涉及梁主

之事皆刺其暴戾兇殘

卷三紀其因睡眦而欲殺許書

通集十二

重求恕齋

九記其追殷文圭不及遂遷怒於士人致有白馬驛之禍卷十一記其信張策媒孽而害趙崇卽偶涉

梁臣必無褒而有貶

卷七言李德璘名過其實入梁終夕拜卷十三言梁姚洎爲學士議

者以洎爲急難頭上水船也皆係貶詞卷四言孫展進士及第入梁爲省郎亦無褒詞 雖同幕之

何澤因入貢於梁留仕不歸亦深鄙其邀寵於篡奪之

國

新五代史何澤傳云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

而列諸表薦及第門內譏刺

其忝竊科名則定保之惡梁可知特以嶺南曾奉梁之

正朔故定保紀何澤入貢不能遽斥梁爲僞庭

卷九云何澤後

漂泊關外梁太祖受禪澤假廣南幕職入貢敕賜及第

今按摭言列表薦及第一門所記者惟澤及殷文圭二

人文圭乃諂附梁而反覆持兩端猶之吳越旣受梁之

者故與澤並舉此定保之微意也

封爵故昭諫與羅衮唱酬不得不謂梁爲上國耳

卷十云羅

隱梁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衮以小天倅大秋姚公使兩浙衮以詩贈隱隱答曰遙望北辰當上國羨君歸

林五

諸侯 沉昭諫說錢武肅舉義曾有自爲東帝之言

通鑑卷二

百六十六云梁開平元年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其後武肅竟稱制改元

通鑑卷二百七

終古之羞乎

十五云後唐天

成元年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實正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考異云至今兩浙民間

猶謂錢鏐

彼時卽昭諫尙存亦未必有所顧忌

舊五代

傳云開平初太祖以右諫議大夫徵不至終于錢塘今按澗泉日記言昭諫卒于梁開平三年下距後唐天成

元年凡十七年是武肅改元昭諫未及見也

而南漢建國獨憚定保不從必

遣之出使荆南然後卽位

新五代史南漢劉龔世家云龔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

遣定保使荆南及還懼其非已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請海軍額猶在四方

其不取笑乎龔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蓋絕梁固其所深願

通鑑卷二

百六十九云梁貞明元年劉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爲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自是貢使遂絕

今按是時定保在巖幕府諒必贊成其議而稱帝則非所樂聞此其氣槩之

峻可知也夫以定保識力之高如此學術之邃如此性

情之厚如此氣槩之峻如此可謂文行兼備有古君子

之風而不僅以深明科第源流爲有功於掌故矣

新五代史

南漢世家云乾亨四年春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今按通鑑載南漢開貢舉之事以爲從楊洞潛之奏然定保於掌故最熟諒必與聞其事南漢世家云爲國制度畧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其上文列數人之名以定保居首是其證也乃直齋書錄解題言定保爲吳

融子華墜喪亂後入湖南棄其妻弗顧士論弗齒今考

吳融之卒在天復三年四年之間新唐書吳融傳云進

融不克從去客闕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官北夢瑣

言卷五云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誠

近代吳融侍郎乃趙崇大夫門生卽世日天水歎曰本

以畢白待之何乖於所望歎其不大拜也今按唐時翰

林學士例以久次位高者一人爲承旨據新唐書韓偓

傳及通鑑昭宗在鳳翔時韓偓爲承旨天復三年正月

己巳車駕還京二月癸未朱全忠脅上貶偓爲濮州司

馬融之召還翰林當在還京之後其遷承旨當在貶偓

之後趙崇遇害於白馬驛在天祐二年六月戊子融死

時崇尙無恙則必在是年以前昭宗以天復四年閏四

月甲辰遷都洛陽改元天祐至是以後詔敕皆出全忠

之手天子不得與聞彼時融若尙存崇亦斷不望其拜

相然則融之卒必在天福三年定保成據言時上距融

三月以後四年四月以前矣

歿已十有餘歲而書中於融之遺文逸事稱述最詳卷五

記其評羊紹素韋象賦卷又記其推重盧休詞賦又記

其不和戴司顏送僧詩卷六記其稱譽盧延讓卷十記

通集十二 毛求恕齋

其深知李洞又記其擬李巨川代韓建謝賜御容表又  
記其奠陸龜蒙文之大畧又記其爲王大草薦方干  
表卷十一記其論蘇拯與蘇璞書卷十二記蓋定保應  
其舍容盧延讓卷十三記其頃刻草十餘詔蓋定保應  
舉時行卷爲融所獎許新唐書吳融傳云龍紀初及進  
士第撫言卷五記吳融廣明中  
和之際久負屈聲雖未擢科第同人多贊謁之如先達  
據此是未第之時同輩已投以行卷則顯仕之日後輩  
必投以行卷可知撫言卷一云定保嘗謁於前達間  
翰林侍郎濮陽公融今按新書本傳融係越州山陰人  
此稱濮陽公者蓋舉其封爵而言所謂其登進士第融  
謁訪前達者亦應舉時投謁之證也  
亦有延譽之恩卷六言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由受知  
於融卷十一言許晝光化三年落第由  
見鄙於融然則光化三年通榜之柄融實則不獨懿親  
司之定保登第當亦由其延譽之力矣  
而實爲知己宜定保於融極其欽服卷十稱其才力浩  
大八面受敵卷十  
三稱其簡既沒世而不能忘也夫背死忘生事本相因  
備精當

而及士之不肯背死者亦斷不肯忘生定保於久歿之婦翁尙不忍於忍置而謂於生存之伉儷竟甘忍於棄捐此豈事理所當然而人情所宜有哉試思定保果無

情於故劍何肯誌李元賓之瘞硯以自刺其得新忘故

之非卷四錄韓文公瘞硯文云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

與之試藝春官十二年登上第行於褒谷間役者誤之地毀焉乃匣歸埋於京師里中又云全斯毀不忍棄埋

而識之定保誠負薄倖尤又豈肯誌孫泰之厚義古

風以相形見絀卷四云孫泰操守頗有古賢之風泰妻

其長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更觀

於所記公乘億之妻聽誤傳而迎喪遇億於路見卷趙



嘏之妾被豪奪而送返逢嘏於途見卷十五使定保果棄其

妻又何心於述此亦足明其必不然矣至若定保所以

致謗者則又有故蓋撫言不虛美不隱惡如卷二恚恨門卷九防慎

不至門卷十一怨怒門卷十二輕佻酒失兩門卷十五沒用處門於士之躁進詭隨者

尤明揭其非無所假借詳見卷九惡得及第芳林十哲四兇等門當五代十

國之世或本人猶在或家有子孫見定保所書必憾其

直筆故造茲謗語以逞其報復之謀好事者從而紀之

直齋又從而述之耳夫昔之輯五代十國雜事者莫善

於孫光憲北夢瑣言盧氏見曾重刻瑣言序云其書皆唐氏賢哲言行暨五代十國之事

五代之際記載多缺得此書猶可考證其書成於周世宗顯德初年瑣言卷十

云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王今按周先帝  
即周太祖光憲記此必在世宗即位以後瑣言卷六云  
劉隱爲廣帥巖嗣之自建號曰漢改名龔在位經二紀  
而終次子嗣今按南漢劉龔以晉天福七年四月殂子  
玠立天福八年三月其弟晟弑之而立玠在位不及一  
年瑣言所謂次子嗣必指晟而言周顯德四年晟殂子  
鏐立瑣言但紀龔子不紀龔孫蓋是時晟猶在鏐  
未立也然則其書之成當在顯德四年以前矣 去定

保之卒僅十數載是光憲仕荆南與定保仕嶺南正同

時也通鑑卷二百七十五敘光憲爲荆南高季興掌書  
記在後唐天成元年即南漢白雲二年是時定保

正居位也荆南距嶺南不遠定保嘗奉使焉瑣言內曾引據

言瑣言卷八載顧況子非熊事其末云王定保撫言云

矣今按撫言卷八云顧況全家隱居茅山竟莫知所止

此條又能述南漢朝臣本末瑣言卷十云唐劉瞻相公  
生一子即劉贊也其舅即

李殷衡侍郎也又云其渭陽李侍郎充使番禺爲越王劉氏所廢爲廣相而薨則定保之行事

光憲必知之矣荆南以江陵爲治所瑣言紀吳融曾寓

居江陵

瑣言卷四云唐吳融侍郎寓於江陵今按據言卷六記融在荆渚時稱盧延讓於成納之事新

唐書融傳云流浪荆南依成納久之瑣

言所紀寓於江陵卽依稜成納時也且屢述其言行

瑣言卷四記其以文筆事章昭度撰僧貫休詩序祭陸

龜蒙文卷五記其渡津時有神助卷六記其與陸龜蒙

爲益友龜蒙歿爲則融之家事光憲必悉之矣假令定

之作傳以貽史官

保實棄融女光憲不難於據事直書何以瑣言但記李

頻黃匪躬之棄妻而不言定保且此條以羅衮事爲主

而頻與匪躬附之其中又言翰林吳侍郎考唐末吳姓

官侍郎而兼翰苑者惟融一人所言吳侍郎其爲指融

無疑融女若眞爲定保所棄何不連類附記而竟無一

字之波及耶

瑣言卷五云唐羅員外袞策名不歸故鄉蜀先主致書于翰林令狐學士吳侍郎選

書記一員欲以桂陽應聘又云近代李頻黃匪躬皆嶺表人頻卽遺其糟糠別婚士族黃卽三十年不返鄉里

子時妻母皆在又何心乎今按此條標目光憲博訪審云羅袞不就西川辟注云李頻黃匪躬附

問以著書於是非無所偏徇

瑣言自序云游處之間專於博訪常記於心厥後每

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勸戒今按瑣言所載之事新唐書新五代史

通鑑採錄者甚多以其所言者無愛憎之私也光憲別有續通歷十卷輯唐朝及五代十國興亡之事郡齋讀

書志云太祖朝詔毀其書以其所紀多非實也今按此必因書中記後周時宋祖龍潛之事觸犯忌諱故命毀

其書卽此亦足證孫氏之直筆矣其於定保旣無貶詞且援據摭言以

爲可信則定保固爲清議所許而非見擯於士林者斷

可識已況自來爲人主所敬服者必其德誼可法名望  
素隆有以生人主嚴憚之心若宋宏之糟糠不棄乃能  
見重於光武其明證也如或行已有瑕則雖庸懦之主  
亦輕視而薄待之矣焉有自矜其辯察權數如南漢高  
祖者

通鑑卷二百八十三云漢高祖  
爲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

願獨重一士論不

齒之人又從而嚴憚之哉然則定保之立身初無疵類  
特直齋未暇深考遂誤信流俗之言耳盧氏重刻摭言  
序云定保爲吳融子華壻此語卽本於直齋而棄妻弗  
願之語則削而不載其去取良有識矣然未能剖析其  
誣吾恐閱書錄解題者仍謂定保有遺行而盧氏爲之

隱諱其疑終莫釋也故詳爲之辨庶幾讀撫言者知定  
保之爲人未可以輕訾而撫言之爲書益覺其可貴爾  
郭光祿手札跋

代秀水杜小舫觀察作

近世言古文詞者謂韓柳文集無所謂尺牘也有之自  
歐陽公始後人編集者遂於書記外列尺牘一類其說  
是矣而未盡也據後漢書北海靖王興傳及蔡邕傳兩  
注所引說文知牘爲書板其長一尺故有尺牘之名據  
史記倉公傳中所稱之書卽贊中所稱之尺牘知尺牘  
與書記本可通稱據漢書陳遵傳言與人尺牘主皆藏  
去知寶愛名人尺牘在漢時已相襲成風據文心雕龍

書記篇以文舉屬章半簡必錄爲尺牘之才知尺牘編入集中自孔北海卽然不始於宋世觀於韓柳集中書記門內體格稍平邊幅較狹者未嘗非尺牘之附列其間特不別著爲類耳善乎李申耆先生之言曰尺牘之美非關造作每肖其人誠以言爲心聲尺牘隨意抒寫而性情自然流露讀者不啻如見其人此名賢尺牘所以可貴得之者必當什襲珍藏也吾師前淮揚觀察兼署兩淮都轉

特贈光祿寺卿郭公取義成仁大節

彪炳其文詞之卓犖固屬必傳卽尺牘之雅馴亦非恆流所能企及文瀾自癸丑至己未首尾七年奉吾師手

諭百有六函凡二百七十餘紙哲嗣子貞既抄錄副本  
擇其最要者編入集中文瀾復取原札裝成兩冊謹爲  
之跋曰前人述師生之誼者或曰感恩知己或曰心悅  
誠服語雖微別而義實相因蓋感恩者感其惠感恩而  
知己者感其惠兼服其德誠服者服其德心悅而誠服  
者服其德兼感其惠故感恩者未必盡知己而知己者  
未有不感恩心悅者未必盡誠服而誠服者未有不心  
悅自來感恩而心悅者以惠爲重惠者一人之私也知  
己而誠服者以德爲重德者天下之公也然則因感恩  
知己而心悅誠服者雖一人之私言而實天下之公論



矣吾師待文瀾畧分言情獎許栽培有加無已手札內  
殷拳期望之意誘掖策勵之詞知已感恩於斯爲極豈  
獨委畧要劇詳請真除荷薦拔之仁哉吾師與文瀾籌  
畫政務不棄芻蕘有一言一事之愜懷必加採錄手札  
內商榷公事者居其大半慰勉深摯指示周詳捧誦循  
環心悅誠服又豈獨鑒賞翰墨酬答詩文深教誨之澤  
哉此兩冊之讜論格言文瀾所當奉以周旋銘德誌惠  
者也昔諸葛武侯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所下教令史稱  
其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陶桓公勤於吏職  
自惜分陰史稱其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

壅滯文瀾敬觀吾師手札而知古人之不我欺也至於筆法之精妙他人所視爲難能者在吾師特餘事爾

海外墨緣冊跋尾

甘泉汪孟慈先生以所得朝鮮權彝齋

敦仁

之札裝潢

成冊題曰海外墨緣其議論大端在乎發明古義而於

本朝諸儒之撰述欽悅尤深蓋彼中績學之士也

余考朝鮮封域兼有高麗新羅百濟之故地此三國者

在唐時夙稱文物之區其人心企慕華風舊史言之最

悉是故朱子奢之發題

本傳云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

充使雅有儀觀東夷大欽敬之遂爲發春秋左傳題

邢璣之講說

新羅傳云仍遣左贊善大夫邢

璫攝鴻臚少卿往新羅上謂璫曰新羅號爲君子之國  
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  
到彼宜聞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  
之盛璫等至彼大爲蕃人所敬  
此身至於其國而爲

所敬者也白居易之詩遠播

本傳載元稹爲居易集序云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

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馮定

之文傳鈔

本傳云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爲黑水碑畫鶴記

此書

行於其國而爲所羨者也歐陽詢之字堪爲範

本傳云人得其

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

蕭穎士

之學可爲師

本傳云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其名動華

夷若

此名聞於其國而爲所服者也然則朝鮮人之虛

心向善固自昔而已然矣況我

朝稽古右文度越

前代凡儒林之彥藝苑之雄並皆接跡六朝追踪兩漢  
有唐代諸公所不能及者宜遠人之宗仰倍甚於往時  
也觀此冊者上足以徵 國家教澤之宏次足以見  
學校人材之盛下足以知藩邦歸附之誠其可貴甚矣  
豈得以尋常尺牘視之哉

趙千里畫跋

右圖係絹本長廣各八寸餘所畫山水樹石樓臺人物  
纖悉細緻款署伯駒二小字今考宋之趙伯駒字千里  
係南渡時宗室善畫山水花禽竹石尤長於人物高宗  
極愛重之

見夏文彥圖  
繪寶鑑卷四

嘗命畫集英殿屏賞賚甚厚官

至浙東路鈴轄

見鄧椿畫繼卷二

其畫之流傳最著者有蓬瀛

仙館圖設色畫樓閣人物極工緻

見阮文達公石渠隨筆卷一四朝選繪冊

丙又有仙山樓閣圖

梁中丞章鉅退菴題跋卷十六跋仇十洲仙山樓閣軸云古畫家多

作仙山樓閣余舊藏唐楊昇一小卷下此則有趙千里一小軸是仿本

及子虛上林賦圖

蘭亭圖

見退菴題跋卷十二

並稱名蹟昔唐子畏跋蘭亭圖云宋

室趙伯駒丹青高手南渡畫家之冠寸楮傳世價重南

金況此燦然全璧乎是千里之畫在前明已稱難遇而

近日則存者益稀故梁茝鄰中丞得其山水冊劇加欣

賞

退菴隨筆卷十二跋趙千里山水冊云在桂林時有書賈以山水舊絹冊八葉求售不辨爲何人所作細

閱之設色古麗布置靜穆的是宋元高手幕中陳生桂劫精於畫者疑爲趙千里然亦臆揣之耳近歲養病浦

城乃發舊藏書畫徧加審察恭兒目力素好乃於未幅  
之極左邊看出白句二細字大僅分許決爲伯駒之右  
半字爲從前裱工裁去左半  
此圖爲陳生伯平所購藏其布置之規  
模似與仙山樓閣蓬瀛仙館相近然無明文可證未可  
遽定其標題附識於此以質諸精於鑒賞者焉

畫論

顧亭林日知錄云古人圖畫皆指事爲之使觀者可法  
可戒自實體難工空摹易善於是白描山水之畫興而  
古人之意亡矣又引謝在杭五雜俎曰自唐以前名畫  
未引謝在杭五雜俎曰自唐以前名畫  
構事事考訂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  
人任意師心動輒託之寫意而止也其論極爲精確  
疎陋之家所當奉爲鍼砭者也惟是古人多畫名物制

度者固由人心之務實亦因成法之易循

五雜俎云古人爲之轉相

沿倣蓋繇所重在此習以成風

至於後世古畫存留者

日見其少間有一二真跡率爲人所珍藏習畫者罕能

獲見於是實體無從措手遂改爲寫意空摹此豈好爲

簡易者哉勢使之耳然則欲畫學之復興者莫若臨古

畫爲縮本付諸梓以永其傳矣蓋名畫之可貴等於法

書而縑素均難經久其有或鏤於金者則鼎之象物無

異鐘之銘勳也或鐫於石者則射陽之碣

孔子見老子畫象東漢時

無異曲阜之碑也或刻於木者則顧長康之繪

宋本列女

傳有顧愷之圖

無異劉子政之傳也然而鏤鐫之費重不若刻

之費輕故復齋彝器之形

宋王順伯鍾鼎款識

武氏石室之象

漢

時物在山東嘉祥縣

久已摹諸簡冊流播四方是昔之託於金石

者今則托於木矣倘得好事而有力者更能推廣其例取元明以前舊畫擇其有關於掌故之作善爲鈎勒輯成一編俾有志於工畫者得所據依不至踵謬沿訛爲通人指摘匪特與棗本閣帖並驅而爭先卽楊甲之圖六經聶崇義之圖三禮亦何以遠過此實不朽之盛業也夫

### 推算八字考

論推命者以李虛中爲最著韓昌黎爲虛中作墓誌云



最深於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勝  
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或據此文以爲虛中之  
術但用年月日而不用時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云  
疑虛中推命亦以八字或昌黎畧其詞或韓文傳寫漏  
一字觀方崧卿舉正朱子考異韓文訛脫原多也其說  
最爲允當今以各書參互考之古人推算星命者本兼  
用時其證蓋有六焉詩小雅小弁云天之生我我辰安  
在毛傳云辰時也鄭箋云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  
乎謂六物之吉凶案辰釋爲時古之常訓爾雅釋訓云  
不辰不時也  
齊風東方未明云不能辰夜秦風駟鐵云奉時辰牡小  
雅車牽云辰彼碩女大雅抑云遠猶辰告傳皆訓辰爲

時桑柔云我生不辰箋亦訓辰爲時毛訓我辰爲我時卽指十二時而言

大元元數篇辰寅卯范注云辰十二時也鄭云所值之辰亦指十二辰而言

楚語擇其令辰章注云辰十二辰也是用時以推命者周世已如此矣楚詞

云攝提貞于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不言時者蓋省文耳其證一也周禮春官馮相

氏云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

星之位秋官萐莆氏云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

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鄭

注云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案司天者以歲月

日辰配星與推命者以年月日時配星其事正同蓋十

日以干爲主十二辰以支爲主各舉其一以爲例耳其

證二也左氏昭七年傳云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服注云時四時也辰十二辰也星二十八宿也杜注云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謂以子丑配甲乙案此以歲月日辰合之四時二十八宿定其吉凶亦與推命之道無異服氏云十二辰者必謂每日之十二時故鄭氏箋詩卽引六物以說我辰也其證三也昭五年傳云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杜注云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阜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昃爲臺隅中日出闕

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案杜氏此注甚精必本於先儒

舊說夫春秋之世十三時既各有別名

顧氏炎武日知錄申杜注云其

日夜半者卽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

昃者未也哺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則其本名之古更可知

矣爾雅釋天以歲陽歲名代干支與此相似先有甲寅後有闕逢攝提格先有子丑後有夜半雞鳴不得因

別名而廢本名也日知錄謂古人不以甲子紀年無一日分爲十二時之說素問中有言歲甲子者有言寅時

者皆後人僞撰入之未免太泥況十二時原有高下之分則言命者安

得不據此以推貴賤耶其證四也舊唐書呂才傳載其

敘祿命之詞云又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

日平旦時生案所謂平旦者卽是寅時呂才係唐初之

人在李虛中之前而其論命亦於歲月日之外更及於

時其上下文述魯莊公秦始皇魏孝文帝宋高祖之祿命不言時者以史傳無考故也日知錄謂呂才祿命

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未免欠審安得謂唐人推算不用時乎其證五

也晉何禎元壽賜名序云御覽三百六十二引此文不

苑採之附案語於後云隋書經籍志晉金紫光祿大夫何禎集一卷北堂書鈔五十九引虞預晉書何禎傳云

禎字元幹然則禎當作禎也新婦荀氏所生女以歲在丁丑四月五

日日始出時生此月斗建巳其時加卯中巳卯皆東南

令月吉日善時也又於易卦震位在卯巽位在巳而此

女孫正用茲日斯時始瞻日月案何氏乃魏末晉初之

人此序作於魏世晉代有兩丁丑一在元帝建武元年一在孝武帝太元二年今考隋書經

籍志虞預之晉書訖於明帝若禎於孝武帝時仍在則  
預焉得爲之作傳則丁丑非太元二年矣禎之集列於  
山濤羊祜杜預王濬等集之前若禎於元帝時仍在何  
得與開國諸臣並列則丁丑亦非建武元年矣惟魏高  
貴鄉公甘露二年亦係丁丑距晉武帝之受禪不過八  
年於時代較合禎之曾否仕魏雖未可知而此敘之作  
則魏時非一篇之中時字四見則魏晉以前推命之舊  
晉時也

法本皆用時有明徵矣李虛中之生後於何氏數百年  
豈有反不用時之理哉其證六也有此六證則昌黎之

墓誌其爲脫畧無疑況乎選擇家之用時吳越春秋卷

午時加南方卷四云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又云今  
三月甲辰時加日映卷五云今日丙午日也丙陽將也  
是日吉矣又因良時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選擇家以子  
初爲壬時丑初爲癸時寅初爲艮時卯初爲甲時辰初  
爲乙時巳初爲巽時午初爲丙時未初爲丁時申初爲  
坤時酉初爲庚時戌初爲辛時亥初爲乾時後讀舊唐

書呂才傳言依葬書多用乾卜筮家之用時

吳越春秋卷三云今

艮二時則隋以前已有此稱臨亥卷四云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卯而賊戌功曹爲騰蛇而臨戌養新錄云六壬之占載於正史者晉書戴洋傳十月丁亥夜半得賊問功曹爲賊神加子時案六壬式以月將加所得時視干支所加神以決休咎十月月將在寅寅爲功曹夜半爲子時以寅加子故以寅子決賊

之眾寡

皆古人成法則推命家之用時獨可謂非古

法乎至於今所傳李虛中命書其言官名多雜以宋制論者指爲依託是固然也若因此而謂虛中原書用六字而不用八字則又矯枉之過矣

何楨元壽賜名敘考證

自來文集說部內涉及星命者於古人始生年月日時

多有稱述而女子之八字則紀載甚希其流傳最古信

而有徵者莫若何氏元壽詳見其祖楨所作之賜名敘

今就敘中所言者核之其年爲丁丑敘云以歲在丁丑

魏光祿大夫楨之曾孫也今考魏代惟一丁丑係高貴

鄉公甘露二年藝文類聚五十六御覽五百八十七並

引文士傳曰何楨字元幹青龍元年天子特詔曰揚州

別駕何楨有文章才識夫青龍係魏明帝年號元年歲

在癸丑在甘露丁丑之前二十四年又考晉書文帝紀

云甘露二年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假廷尉何

楨節使淮南宣慰將士據此則元其月爲乙巳敘云此

壽初生之歲正楨官廷尉之時矣

已案年上起月之法丁壬之年其日亦爲乙巳敘云四

正月爲壬寅故四月爲乙巳敘云四

其日又已案三國魏志高貴鄉公紀甘露二年載夏四

月癸卯之詔其下文云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爲

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夫五日爲巳日則十七日

二十九日皆係巳日可知甲子在四月辛未五月則



四月二十九日爲己巳無疑以是推之二十四日爲甲子十七日爲丁巳初三日爲癸卯於干支次序正合而初五日之爲乙巳固顯然有至確之證矣其時爲己卯教云日始出時生其時之法乙庚之日子時自世俗推命者觀之必指其傷爲丙子故卯時爲己卯

**官見官**月支日支兩巳字下皆有庚金官星丙火傷官**梟神奪食**歲干丁火係食神歲支丑

下有癸水梟神以爲五行不利而槓之作敘顧盛言其吉者新婦荀氏所生女令月吉日善時也豈依先祖之靈實臨祐之誠以推命之理必綜論

其全體而不泥乎一端然後能觀其會通而神明於法

潛挈堂集星命說引朱石君先生之言曰八字當論大局刑衝未足爲病是故有旺財以生

**官則官星得氣雖無正印以伏傷官而傷官不爲害矣**

乙命以壬水爲正印此命明暗皆無壬字月支日支兩巳字下皆有戊土正財時干己土係偏財歲支丑下亦

有己土偏財合偏正  
財計之共有四重  
得比肩以助食則食神有權加以

偏財制梟神而梟神無可虞矣

月干乙木係比肩時支卯下亦有乙木比肩

況乎官星既得氣則劫財無慮萌芽

乙命以甲木爲劫財此命明暗皆無

甲食神既有權則七殺不能混雜

歲支丑下有辛金七殺

其爲清

貴合格昭然可知並不待參其運於四時

敘云己卯皆東南春夏天

地動發萬物滋生

定其方於八卦

敘云又於易卦震位在卯巽位在巳震爲長男巽爲長女

而此女孫正用茲日斯時始瞻日月

乃識爲祥淑之命也雖元壽事迹未

見於宅書賜名之吉徵

敘云元髮素顏婦人之上姿也壽考無疆生民之至願也故賜

名曰元壽焉

無以考其驗否然楨本滄篤之士

御覽三百八十五引何楨

別傳曰楨廬江潛人十餘歲耽志博覽研精羣籍又七百二引晉書曰何楨字元幹常以縛筆織扇爲業以供

奉養北堂書鈔五十七引虞預晉書曰何楨何氏亦昌

字元幹爲尚書郎少而好學特詔參秘書

大之門晉書何充傳云充弟準見外戚傳何準傳云字

法倪父準見外戚傳以名家膺選魏志胡昭傳弘農太守何楨等注引文士傳曰楨子龕後將軍勗車騎將軍

惲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貴達至今蓋必有徵於前代始著爲

文又必有驗於異時始編入集則元壽之克符敘語諒

亦事理所宜然者已此敘所言之丁丑在魏爲甘露二

年在蜀漢爲延熙二十年後主年號其時去東漢未遠卽術

數之學亦具有淵源士大夫孳究其理者說多可據故

三命之用時旣因此敘以識爲古法說詳推算八字考而五行

之有要復由此敘以得其大綱市肆間之言術數者未

足以語於此也爰錄其全文於左方並以元壽之八字附列於後質諸好考古而喜推命者焉

何楨元壽賜名敘曰新婦荀氏所生女以歲在丁丑四月五日始出時生此月斗建巳其日又巳其時加卯中巳卯皆東南春夏天地動發萬物滋生令月吉日善時也又於易卦震位在卯巽位在巳震爲長男巽爲長女而此女孫正用茲日斯時始瞻日月豈依先祖之靈實臨祐之元髮素顏婦人之上姿也壽考無疆生民之至願也故賜名曰元壽焉

御覽三百六十二引

孫氏星衍續古

文苑亦載此文

蜀漢延熙二十年

魏甘露二年

四月初五日卯時

食

丁丑

己財 癸梟

辛殺

比

乙巳

丙傷 庚官

戊財

乙巳

丙傷 庚官

戊財

財

己卯

乙比

### 蘇文忠公八字考

蘇文忠公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時

歲在丙子月建辛丑論者皆無異詞惟日元之干支諸

家記載不同故時干亦因之而異施氏年譜以爲壬戌

日癸卯時王氏年譜以爲癸亥日乙卯時

馮氏應榴云先生送沈遠

赴廣南詩中施注云東坡以景祐三年歲在丙子十二月辛丑十九日壬戌癸卯時生則其所定年譜必首載之而今亡矣翁方綱云一本作乙卯時當即指王宗稷所編年譜也今考壬戌日則當爲癸卯時癸亥日則當爲乙卯時考宋史及李燾續通鑑長編是年十二月不書朔長編書九月丙子朔十月乙巳朔十一月乙亥朔是九月小盡十月大盡也以此推之若十二月朔承小盡則甲辰朔承再大盡則乙巳朔十九日之一爲壬戌一爲癸亥因是而岐王宗稷施德初馮氏合注據王氏同南宋時必各有所據而今則無考馮氏合注據王氏論子平之語以癸亥乙卯爲是王氏年譜云議者以先日爲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難馮氏應榴云惟以日者祿命之書揣之似癸亥乙卯與又據錢氏大昕引遼史朔考以壬戌先生生平相合

癸卯爲非

馮氏應榴云又考宋仁宗景祐三年即遼興宗重熙五年據錢大昕云遼史朔考重熙五

年十二月朔宋乙巳則十九日生當是癸亥日乙卯時非壬戌癸卯也

今按朔考固有明

徵子平亦可旁證蓋壬戌日癸卯時則三刑交重

歲支子字

時支卯字子卯相刑月支丑字日支戌字丑戌相刑

七殺無制

日支戌下有戌上七殺壬命以甲木

為食神有食神則七殺有制此命明暗皆無甲字

劫財層疊

時干癸水係劫財歲支子下月支丑

下亦皆有

合局過多

歲干丙字月干辛字丙與辛合歲癸水劫財合局過多支子字月支丑字子與丑合日支

戊字時支卯字卯與戌合日干壬字日支戌字下有丁字壬與丁合

有官而見傷

月支丑下有巳

土官星時支卯下有乙木傷官

有印而受制

月干辛金係正印月支丑下有乙木傷官有印而受制下日支戌下皆有辛金正

印歲干丙火係偏財日支戌下有丁火正財丙丁兩火用事則辛金受制

非清貴之格也癸

亥日乙卯時則食神司權

時干乙木係食神時支卯下有乙木食神

梟印

用事

月干辛金係梟印月支丑下亦有辛金梟印

正財得地

歲干丙火

且也

有傷官以生財

日支亥下有甲木傷官

有七殺以助梟

月支丑下有己土七

殺

有比劫以佐食

歲支子下月支丑下皆有癸水比肩日支亥下有壬水劫財

乃純

粹之品也然則日爲癸亥而非壬戌時爲乙卯而非癸

卯可無疑矣公身宮在箕命在磨蝎

志林云退之以磨蝎爲身宮而僕以

磨蝎爲命宮詩集贈虔州術士謝晉臣云生時宿直斗牛箕王注云子仁曰先生蓋自謂生時與退之相似蓋命宮在斗門而身宮亦在焉李注云韓退之詩樊注蘇丙翰云吾生平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箕早年卽負宰相之望而終身未登執政

之班宋時宰執生辰皆有恩賜

十駕齋養新錄云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五年十

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羊三十口酒五十壺米麩各二十斛令諸司供帳京府具衙前樂許宴其親友俄又賜樞密使副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壺米麩各二十斛當紹聖元符之際宰執

膺寵利者莫若章惇方其初生其父俞云此兒五行甚



佳將大吾門

見揮塵錄卷一

自世俗論之必謂惇之八字較

勝於坡公矣然坡公之心固不願以彼易此觀於元符

元年以黃子木拄杖爲子由生日之壽其詩云靈壽扶

孔光菊潭飲伯始雖云閒草木豈樂蒙此恥卽以孔光

胡廣比惇

紹聖四年和陶己酉歲九月九日詩云悵望南陽野古潭霏慶宵伯始真糞土平生夏畦

勞飲此亦何益內熱中自焦自序云胡廣飲菊潭而壽然李固傳贊云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此亦以胡廣越戒比

惇也 是時坡公安置海南而浩然剛大之氣未嘗少

挫視惇之邀榮於一餉者不啻草芥之輕未幾而天道

好還惇竟遠竄迨公論積久而大定惇之子孫不得列

位於朝其後裔皆羞稱爲遠祖又誰復祀其生朝而坡

公則不特褒贈帝師賞延於世抑且人傳元祐之學家  
有眉山之書尸祝其生朝者歷八百餘年而益盛此以  
知善算八字者欲驗命理之深微當以智愚賢不肖爲  
先貧富貴賤爲後至於推測壽之修短則當論名之崇  
卑楊椒山所謂人知壽於目前者爲壽而不知壽於身  
後者斯壽之永徐少湖壽序移此以論坡公之壽庶幾其得  
之矣鄭康成所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  
則信土神則知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注持此以論坡公之八字庶  
幾其近之矣昔坡公作韓文公廟碑云匹夫而爲百世  
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

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識者謂此碑之所以稱頌昌黎者卽無異於坡公之自道然則坡公之值箕星遇磨蝎彷彿於昌黎者正其身命之所以吉歟爰就子平之法疏其八字於左以俟精於言命者剖析其理焉

宋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時

財 丙子

癸比

梟 辛丑

己殺

辛梟

癸比

癸亥

壬劫

甲傷

食 乙卯

乙食

書法苑珠林後

右法苑珠林一百卷唐高宗時釋道世所作其人本習

儒業垂暮乃逃於禪卷一百傳記篇述意部云吾少習周孔之文典晚慕黃老之元言俱

是未越苦河猶淪火宅可大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歟遂乃

希前代之清塵仰羣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沈泥據

其自述之詞晚年始慕黃老而歸心佛教仍在其後則爲末年無疑故撰輯此書頗明體

例凡紀佛家事實均標所出之書或言依經或言依論

如卷一劫量篇疫病部云依智度論又云佛說劫中世界經之類或言依律如卷十千

佛髮部云又四分律之類莫不條舉件繫以示有徵其詳畧異同並

附列於其間藉備參攷如卷一劫量篇疫病部注云諸經論列名前後不同之類而

語意未顯者復設爲問答以申其指歸如卷二三界諸天篇辨位部問

日云云答日  
云云之類

在彼教之中亦可謂能務實而不蹈虛矣

且陳隋以上之舊籍唐初存者較多各卷部末篇終廣

為援引由今核之其無傳書者可以為蒐討之用

卷四  
日月

篇地動部引河圖禮統帝王世紀帝系譜春秋感精符

說題辭李巡爾雅注洛書甄曜度徐整長曆地說書桓

譚新論詩推度災春秋演孔圖元命包河圖始開圖括

地象帝通記師曠占等書幾二十種他卷類此者不可

枚

舉其無足本者可以為校補之資

卷三十六華香篇引  
證部引搜神記續搜

神記述異記博物志傅子漢武故

於藝苑學林自有裨

事等書將及十則他卷亦多仿此

於藝苑學林自有裨

益不得因異端當斥而遂不節取之也若夫每類之前

率冠以序文名為述意每類之後多括以韻語名為頌

詞亦措語清新屬詞典雅猶近於文人學士之風視庸

俗緇流以鄙言爲偈讚者相去豈可以道里計耶況其  
時釋家最著者北宗有神秀南宗有慧能爭以提唱宗  
風傾動天下而書中絕無一字稱之卽其紀載前代諸  
僧所推重者亦以數百計而獨於達磨一派未嘗偶及  
其名蓋道世乃西明寺僧李儼序云屬有西明寺與道宣同  
寺受其律學卷十千佛篇納如灌頂部云長安西明寺  
爲律師則其淵源可知矣恆以戒品爲先經藏爲本李儼序稱其戒  
三藏徧覽與宗門之不立文字率意自行者途徑迥  
殊其不相和協者雖未免於門戶之私然而守律義之  
謹嚴救空談之放恣此固善於彼矣要之唐代僧徒能

讀儒書者元應而外實惟道世二人原屬同時而元應

年輩稍後

卷一百傳記篇雜集部道世之書列於前元應之書列於後是其明證

所纂集

者均有可觀綜而論之元應之眾經音義條例與經典

釋文相符小學之餘裔也道世之此書體裁與冊府元

龜相似

如總目子目之分總序散序之別相仿者頗多

史學之支流也是故眾

經音義以訓詁為主而事實畧見於注中此書以事實

爲主而訓詁僅具於篇末誠以著述之道各有所宜此

書錄眾經音義之名蓋道世與元應志意本相合耳昔

者劉勰未出家而成雕龍許淹旣還俗而解文選至於

道世則但修佛典未注儒書此有識者所深惜也然其

在釋藏之內已爲出類拔萃之編正不必責備而求全矣

太上感應篇許注序

代阮文達公作

勸善之書流傳最古者莫若太上感應篇自宋史藝文志卽已著錄箋釋之詳贍者在前明則有許氏之注在國朝則有惠氏之注惠注古雅博奧宜於啟迪高明

許注曉暢疏通宜於警覺庸俗體裁雖異而勸善之意則同顧惠注刊布最廣自原板以外嘉定所刻者錢辛楣先生序之大興所刻者朱文正師序之固已風行宇內士大夫家有其書矣至許注則原板久亡康熙間關



中梁氏重刻之本嘉慶間歙縣江氏曾爲脩補其板而  
今亦無存同郡岑紹周提舉建功樂善嗜書孜孜不倦

偶得江氏所印殘本惜其闕畧不完欲購善本重刊未

果而遽歿其子秋舫淦及其從子仲陶鎔於坊肆訪求

足本亟爲付梓以成其未竟之志而乞余爲作弁言余

按惠氏自序云太上感應篇卽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戒

皆君子持己立身之學證諸經傳無不契合辛楣先生

序云所言禍福合於宣尼餘慶餘殃之旨文正師序云

教弟子者當與家訓蒙求並授其發明感應篇之大旨

已無餘蘊又奚待余言惟念惠注無圖而許注有之余

家舊藏宋本列女傳其上方繪像乃就顧虎頭所畫之圖摹爲縮本而此圖款式與之相同洵左圖右史之遺範也日知錄云古人圖畫皆指事爲之使觀者可法可戒此真精於論畫之言今檢許氏所繪諸圖羅列掌故淑慝區分俾閱者一覽了然而觸目警心雖顛蒙亦易生信從之念其有資於法戒也大矣余旣重此書之有關勸懲深切著明且嘉岑氏之好刻羣書世濟其美也故樂得而序之

楊羽士修族譜序

代

葛洪抱朴子引玉鈴經云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

仁信爲本吳筠神仙可學論引真誥之說云伯夷叔齊  
曾參孝己如此之流咸入仙格蓋道家之宗旨雖主於  
元妙沖虛而其入德之門初不外乎修明倫紀是故唐  
之葉法善世傳道術當時學神仙者莫之能先今觀其  
乞歸鄉表有獲拜先塋聚族聯黨之語而乞修祖塋表  
乞贈父爵表亦皆至性至情流於楮墨然則尊祖敬宗  
之誼水源木本之思道家與儒家亦曷嘗異哉天長楊  
寶池羽士以廉吏後人去儒學道爲文昌宮住持建先  
祠於宮旁爲大宗立後而修其闔族之譜薛孝廉序稱  
其丕承先志揚廣文序謂孝子慈孫未嘗不在神仙中

均屬不易之論今春屬方君文伯問序於余因就道家  
之緒論而推闡其義以復焉

通義堂文集卷十二